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印巴和平進程－1998-2004年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dia-Pakistan Peace Process (1998-2004)

doi:10.30390/ISC.200803_47(1).0003

問題與研究, 47(1), 2008

Issues & Studies, 47(1), 2008

作者/Author：陳純如(Chun-Ju Chen)

頁數/Page：55-8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3_47\(1\).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3_47(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印巴和平進程—1998-2004 年

陳 純 如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印巴關係一直是南亞區域安全的焦點，而印巴自兩國獨立之後就擺盪在戰爭與和談之間，長久以來對喀什米爾 (Kashmir) 主權的認知無法達成共識。本文的論點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不一定是印巴關係的宿命。兩國之間的戰或和，多半取決於主要決策者在面對國內各利益團體及國際的壓力時，基於維持權力的目的，做出決策所造成的結果。本文將以 1998-2004 年期間印巴和平進程為例，探討印巴兩國在國際、國內環境及領導利益等因素影響之下所做的決策，如何影響印巴關係。內部權力的考量主導著印巴和平的前景。當兩國領袖的權力都較為穩固，沒有壓力需要立即爭取更多的支持，加上有國際的支持時，較容易達成和平。而巴基斯坦不穩的政局是和平的一大阻礙。在 1998 年的印巴核武競賽後，美國和區域鄰國對於印巴關係的影響力，越來越重要。美國的強力協調，有助於印巴緩解衝突，雖然沒有重大的進展，但至少未再發生大規模戰爭。但是美國因反恐而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給予巴基斯坦，反而造成區域關係的緊張。

關鍵詞：印巴和平進程、瓦帕依、夏立夫、核武競賽、喀什米爾、穆夏拉夫

* * *

壹、導 言

印巴關係一直是南亞區域安全的焦點。因為兩國都擁有核武，也都不吝於試射導彈，若關係惡化，將造成區域、甚至世界的不安。自印巴分別於 1947 年獨立以來，雙方曾發生過三次戰爭及大大小小的軍事衝突，兩國間的和談、對話走走停停。喀什米爾 (Kashmir) 問題仍是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阻礙。冷戰結束之後，因為美俄的援助減少，印巴兩國國內的政局也相對不穩，對喀什米爾主權的宣示，更成為領導穩固權力的重要手段。存在印巴之間的基本分歧包括：長久缺乏互信、對喀什米爾主權的認知無法達成共識、不同的安全觀及宗教上的衝突；但是，內部權力的考量更是影響印巴和平前景的主要因素。和平進程的後退，多半發生於雙方領導的權力受到挑戰之

時。1998年印巴核武競賽之後，美國和區域鄰國更加關注印巴關係及區域穩定；國際的影響力，也顯得更為重要。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使得美國的介入更深，雖然美國的強力協調，有助於印巴衝突的緩解，但是美國因為反恐而對巴基斯坦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有時反而造成區域關係緊張。而中國因為視印度為競爭對手，並且與巴基斯坦一直維持友好關係，在南亞安全中的角色顯得曖昧。恐怖攻擊使得印巴之間的和平進程中斷，一直到2004年才又稍見進展。但是印巴關係不是一定都陷於「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之中。當兩國的領袖的權力都較為穩固，沒有壓力需要立即爭取更多的支持之時，比較容易達成和平。為了解未來印巴關係的走向，實有必要深入探討促使印巴和解或造成衝突的因素。

一、理解印巴關係的途徑

許多學者認為，印巴關係深受「安全困境」的限制。^①最佳的例證，就是兩國為了喀什米爾的歸屬問題，曾發生過兩次戰爭(1947年及1965年)；1971年為了東巴基斯坦獨立問題，進行第三次戰爭；以及其間大大小小的軍事衝突。冷戰結束之後，失去美俄大國的支援，兩國競相發展核武。任一方的軍事行動，必定會遭到另一方的行動報復。1998年5月11至15日，印度連續進行五次核武試爆，巴基斯坦隨即也在同月28至30日進行六次核武試爆，引來聯合國安理會的譴責，要求兩國終止核武計畫並無條件簽署核武管制協定，但是印、巴並未同意簽署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根據印度及巴基斯坦學者的看法，^②心理因素使得印巴陷於這種困境之中。的確，彼此之間的懸殊國力、獨立後因喀什米爾主權問題進行戰爭及軍事衝突、宗教問題和不同的安全觀點，都加深雙方之間的歧見和互不信任。對於巴基斯坦而言，最大的威脅一直是相鄰的印度。就國土面積、人口、工業實力、軍事力量而言，印度都比巴基斯坦強大；就現實主義的看法，印度是有能力侵略巴基斯坦的。尤其兩國在獨立後就因為喀什米爾領土問題而交戰，印度也幫助東巴基斯坦獨立，因此印度也是有侵略巴基斯坦的意願。對巴基斯坦而言，印度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在宗教及意識形態上，巴基斯坦也對印度多所疑慮。身為一個在各方面都處於弱勢的鄰國，巴基斯坦很自然會有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又因和印度的軍事衝突而加以證實與強化。喀什米爾主權問題就是這種不安全感的投射。同時，兩國對安全的考量也不相同。巴基斯坦以印度為首要的安全威脅，但是對印度而言，最大的威脅是中國。巴基斯坦不願見到印度與俄羅斯發展關係，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造成印度的疑慮。

註① 持此看法的學者，包括 Malik, Dittmer 等。請參見，Hafeez Malik, ed., *Dilemma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Lowell Dittmer, "South Asia's Security Dilemma," *Asia Survey*, Vol. 41, No. 6 (2001), pp. 897-906.

註② Sangat Singh,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M. L. Chibber, "India-Pakistan Reconciliation: Th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Kanti Bajpai and Stephen P. Cohen, eds., *South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巴基斯坦和西方建立關係，也被視為是想和印度平起平坐。深厚的敵意和軍事衝突使得一些學者對兩國和解感到無望。^③

但是就學者馬凱格 (Douglas C. Makeig) 的看法，^④「安全困境」並不能完全形容印巴間的關係，因為兩國之間並不缺乏領導人間的和談。例如，自從獨立後，印度首任總理，國大黨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 的尼赫魯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就不斷提議兩國簽署不交戰和約 (No-war Pact)，之後的印度領導人，包括甘地夫人 (Indira Ghandi)，都有類似的提議，但是談判往往沒有結論，有時在巴基斯坦國內遭到反對，就一直無法簽署。巴基斯坦常見的回答是，要等到主要的爭議 (喀什米爾問題) 解決之後再說。巴基斯坦的領導人也曾提議兩國結成軍事同盟，以對抗區域的外敵 (如中國)。1959 年巴國總統阿育布汗將軍 (General Muhammad Ayub Khan) 提出過軍事同盟芻議 (Joint Defense Proposal)，^⑤但是都必須附帶一個條件，就是喀什米爾的問題要先解決，所以也一直沒有簽署。除此之外，印巴兩國之間確實解決了一些次要的問題，如 1950 年尼赫魯和巴國首任總理阿里汗 (Liaquat Ali Khan) 解決了影響東巴基斯坦和東印度的宗教弱勢團體的緊張狀態。1958 年，尼赫魯和當時巴基斯坦總理農 (Malik Sir Feroz Khan Noon) 就兩國東邊的邊界達成協議。1960 年，兩國簽署印度河條約 (Indus Water Treaty)，^⑥保障巴基斯坦水源不斷絕。除此之外，印度與巴基斯坦也簽定和約，例如 1972 年的西姆拉協議 (Simla Agreement)。雖然其中仍有許多模糊空間，但是西姆拉協議是印、巴關係的重要一步，至少兩國同意以「雙邊協商或者任何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除雙方的歧見，同時也都希望「南亞有永久和平」，也遵守 1947 年劃下的停火線，或稱控制線 (Line of Control, LoC)，^⑦做為實際的邊界。1999 年 2 月，印度總理瓦帕依 (Atal Behari Vajpayee) 及巴基斯坦總理夏立夫 (Nawaz Sharif) 簽署「拉合爾宣言」(Lahore Declaration)，表示願意繼續努力解決喀什米爾問題。

二、分析架構

因此，僅以「安全困境」來瞭解印巴間的關係和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景，似乎是不足的。印巴之間的「安全困境」，可能是兩國領導人刻意計算欲造成的結果，也可能是意外的產物，有時，衝突還可能是逼和的手段。^⑧本文將借用普特南 (Robert Putnam) 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 概念，來引導我們了解印巴之間的複雜關係。本文將借用普特南的雙層賽局概念建立分析架構，但是不會引用普特南雙層賽局

註③ Chibber, p. 153.

註④ Douglas C. Makeig, "War, No-War, and the India-Pakistan Negotiating Process," *Pacific Affairs*, Vol. 60, No. 2 (Summer, 1987), p. 287, note 36.

註⑤ *Ibid.*, p. 277.

註⑥ *Ibid.*, p. 278.

註⑦ "Simla Agreement," <http://www.indianembassy.org/policy/Kashmir/shimla.htm>.

註⑧ Makeig, "War, No-War, and the India-Pakistan Negotiating Process," p. 292.

的詞彙以及假設。^⑨當然，普特南的途徑，主要是運用於國際協商之分析。其假設是各國已經願意在談判桌坐下來了，比較類似「非零和賽局」(或稱「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 game)。^⑩而在印巴關係中，雖然合作是一個可能的選項，但因為涉及領土的爭議，所以更多時候是「零和賽局」(或稱「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主要決策者也並不一定會有和解的共識，或者和解的誠意受到懷疑，或者和解根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以外交的手段來達成內政的目的。

本文的分析架構將以決策者為主，假定決策者的首要目標是維持自身政治利益，也就是獲取支持、維持其政府和權力，而主要獲取支持的方法就是改變兩國之間關係現狀。在這個前提之下，影響決策者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改變兩國關係現狀的因素，包括本身對於和平的意願、國內各利益團體的壓力，以及外國壓力。普特南的假設是，在國內支持改變現狀的意願愈高時，國際協商愈容易成功。本文的假設是，當國內對以衝突改變兩國關係現狀的支持度愈大時(可能來自選舉、政黨、軍方或宗教族群團體的壓力)，決策者愈可能做出導致衝突的決定。例如，如果軍方支持以衝突改變在喀什米爾的僵局，則領導人很難不做出同樣的決定，而兩國之間就容易走向衝突。但是，較容易發生衝突的時候，反而是溫和派的領導人權不穩固之時。^⑪同時，印巴決策者也必須考慮國際因素，主要是美國，還有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

本文將選擇 1998 年印度總理瓦帕依上台到 2004 年下台為止的印巴關係，來探討、檢驗兩國領導人決策對兩國和平進程的影響。選擇這一段時間，主要的考量有四：首先，在這七年間，印巴關係經歷相當大的波動，包括核武競賽、和談、軍事衝突、對峙及恐怖主義攻擊(請參見表 1)，適合做為比較。尤其是，核試爆改變了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如中國^⑫、美國，對於南亞地區安全環境的認知以及對印巴個別的關係。其次，瓦帕依屬於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是右派保守而強硬的政黨，但是瓦帕依本身對印巴關係的態度，則是較溫和、傾向和平，並且不時主動向巴基斯坦提出和談的建議，對於推動和平進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第三，在這數年間，巴基斯坦經歷了一屆文人政府、軍事政變和軍人政府。最後，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對於南亞局勢及印巴關係，有相當大的影響。當然，印巴和

註⑨ 在雙層賽局中，重要的元素包括國際層面(Level I)、國內層面(Level II)及勝集(winset)等。國際層面(Level I)所指為國際間的協商，國內層面(Level II)指的是在國內的意見整合。勝集指的是所有可以得到國內支持的結果，請參見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28-460。普特南的一個假設是當雙方國內的勝集越大時，雙方領導協議成功的機會就越大。而影響勝集的因素包括偏好的分佈、協商者的策略及國內的政治制度。

註⑩ Lin Jih-wen,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emaking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 & Studies*, Vol. 36, No. 6 (2000), pp. 1-26.

註⑪ 林繼文提出類似的假設。林指出，國際衝突最容易發生於非民主政權的主政者屬於溫和派，但是卻處於弱勢之時。請參見 Lin Jih-wen,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但是本文的假設並未將不同政治制度的影響列入考慮。

註⑫ Jing-dong Yuan, "India's Rise After Pokhran II: Chinese Analyses and Assessments," *Asian Survey*, Vol. 41, No. 6 (2001), pp. 978-1001.

平進程在瓦帕依下台、國大黨執政後，有重要的發展，進行了四次全面對話 (composite dialogue)，但因篇幅之故，並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表 1 印巴關係 1998-2004 年

	主要決策者		重要事件		外國因素	結果
	印度	巴基斯坦	衝突	和談		
1998	瓦帕依 (Vajpayee)	夏立夫 (Sharif)	核試爆		國際譴責 美國經濟制裁	
1999	瓦帕依	夏立夫		拉合爾會談		拉合爾宣言 公車通車
1999	瓦帕依	夏立夫	卡吉爾行動		國際 美國	
2000	瓦帕依	穆夏拉夫 (Musharaaf)				
2001	瓦帕依	穆夏拉夫		阿格拉會談		
2001	瓦帕依	穆夏拉夫	印國會 炸彈攻擊			
2002	瓦帕依	穆夏拉夫	喀什米爾 對峙			
2004	瓦帕依	穆夏拉夫		全面對話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印巴關係現狀

印巴關係發展至 1998 年，仍處於敵對、非正常化的狀態。兩國之間存在的一個主要爭議是喀什米爾主權問題。^⑬而喀什米爾問題其實是處於僵局之中，雙方仍遵守著 1947 年劃下的停火線，而控制線 (LoC) 等於實際的邊界。印度和巴基斯坦各佔有部分的喀什米爾。印度佔有喀什米爾中部和南部，包括查謨 (Jammu)、喀什米爾 (Kashmir) 和拉達克 (Ladakh)。巴基斯坦佔有喀什米爾西北部，包括北區以及阿薩德喀什米爾 (northern area and Azad Kashmir)。巴基斯坦希望喀什米爾能獨立，希望喀什米爾的前途能經由其人民自己決定，方式就是舉行聯合國決議通過的公投，^⑭但是印度人民黨主張全部的喀什米爾是印度領土，並且不希望有國際的介入。

對於巴基斯坦來說，喀什米爾事關國家主權、安全、民族尊嚴、感情及宗教自主。喀什米爾人口五百萬，77% 信仰伊斯蘭教、20% 為印度教徒，還有少數的佛教徒。在戰略上，喀什米爾處於巴基斯坦與印度交壤的要衝，如果失去喀什米爾，巴基斯坦的側面就將為印度所包圍，也會失去和中國的聯繫。巴基斯坦的主要水源—印度河，也是源自喀什米爾。再者，從領導階級的統治利益角度而言，有印度做為一個真實或想像的威脅，也可合理化其較強硬的統治。甚至有學者認為，印巴的衝突有時反而是

註⑬ Robert G. Wirsing, *India, Paksi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3.

註⑭ G. P. Ramachandra,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K. Raman Pillai, ed.,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London, U. K.: Sangam, 1997), p. 29.

領導菁英鞏固權力的利器，^⑮有時也是爲了轉移國內的問題。^⑯巴基斯坦號稱是民族立國，領導人若輕易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對印度做出妥協，則無異成爲民族的罪人。因此，當巴基斯坦領導稱喀什米爾爲巴基斯坦的「生命線」(lifeline)時，是有多重意涵的。

對印度而言，有著大國思想的政治菁英，無法接受巴基斯坦想要與印度平起平坐的想法。而且，在面對印度境內旁遮普(Punjab)和阿薩姆(Assam)的分離主義分子，印度也不太可能輕易讓喀什米爾獨立。雖然印度有較穩定的民主制度，但是對於喀什米爾問題，不論總理是國大黨的尼赫魯及甘地夫人，或是印度人民黨的瓦帕依，都必須保持強勢。

國內因素

在印巴關係中，至少在1998-2004年間，重要的決策者主要是兩國的總理(在巴基斯坦有時是總統)，包括印度總理瓦帕依、巴基斯坦總理夏立夫及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Pervez Musharraf)。可影響決策的國內勢力包括政黨和軍方，宗教族群團體也有一定的影響，民間非政府組織和一般的民意的影響較不顯著。^⑰在巴基斯坦，總統、總理及陸軍參謀長常被視爲主導政策的「三頭馬車」。巴基斯坦總理夏立夫，在對印度政策上，爲了擺脫軍方的勢力，選擇與印度進行和談，但最後遭軍方推翻，可見軍方勢力之強大。而政變上台的穆夏拉夫，雖然有較大的操作空間，仍受制於國內和宗教民族團體的壓力，在對印度採取較溫和的態度，並且打擊穆斯林同胞之後，深受反對黨和宗教民族團體的批評。瓦帕依雖然屬於印度人民黨，但是立場較爲溫和。由印巴獨立之後的軍事衝突歷史顯示，兩國的軍方都是傾向以衝突解決問題。在印度的主要政黨中，印度人民黨採取的是強硬派的路線，傳統上也較支持擴軍、增加軍費，也支持民族宗教團體。而在巴基斯坦，政治局勢較印度更爲不穩定，由文人政府和軍人政府交替。國內的宗教和種族意識更爲強烈，反印度的態度十分強硬。

國際因素

在國際因素方面，主要考慮美國的影響、次爲中國和俄羅斯。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爲世界僅存的超級強國，對於南亞地區的衝突，尤其是核威脅，自然是強力的予以遏止和調停。美國極力促成印巴的和平，並各與印巴維持等距關係，扮演調和者的角

註⑮ Singh,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Chibber, "India-Pakistan Reconciliation: Th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154.

註⑯ Samina Ahmed,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urning Points and Nuclear Choi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178-204.

註⑰ 有學者強調民間團體組織對於推動和平進程的重要角色，請參見 Manju Parikh, "India-Pakistan Rapprochement: A Cautious Optimism?" *Logos*, Issue 4 (2005)。印巴的退休軍方人員，尤其是在兩國獨立前就認識並接受同樣訓練者，對於兩國的和平，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這些有相似背景的軍方人員，被稱爲"old-boy network"。請參見 Makeig, "War, No-War, and the India-Pakistan Negotiating Process," p. 274。

色。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爲了反恐更是和巴基斯坦改善關係，促其與印度進行和談。同時，美國也不願意見到南亞發生戰爭，失去對中國的制衡。中國的角色則較爲曖昧，爲了維持印巴之間的權力平衡、保持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以及對印度基本上的不信任，對於印巴的和平進程，較無助益，甚至可能造成阻礙。中國、印度及巴基斯坦的三角關係一向微妙。中國、印度因爲邊界問題進行過戰爭，雖然近來關係有所改善，私下雙方依然互不信任，視對方爲潛在威脅，¹⁸這一點從印度和美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採行「東望」(Look-East) 政策、甚至以中國威脅做爲核試爆藉口，並在印巴對峙時，繼續提供巴基斯坦武器就可見一斑。中國和巴基斯坦一向關係良好，提供軍事及外交上的支持。有巴基斯坦牽制印度，對中國不見得不利。雖然中國在公開時，都是表示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和平解決衝突，對於印巴的和平進程，中國倒是有可能造成間接的破壞 (sabotage)。而俄羅斯和印度在軍事合作及武器買賣上仍爲重要夥伴，俄羅斯對喀什米爾問題也採取不干預的立場，印度則依賴俄羅斯在安理會的否決權來防止聯合國可能的干預。俄羅斯雖然和印度在冷戰時關係密切，對印度的影響力似乎已不如從前，印度不願俄羅斯插手印巴問題，可能與美國和印度關係已改善，在國際上較不孤立有關。

本文將分析四個重要事件對印巴和平進程中的影響，包括：1998 年核武競賽、1999 年拉合爾峰會 (Lahore Summit)、1999 年卡吉爾衝突 (Kargil conflict)，以及 2002 年危機。這四個事件是印巴和平進程中的重要參考點，它們是兩國領導人所做決策的結果，也影響其後的和平進程。在此事件中，印巴的決策者，在考量國內外因素之下，試圖透過改變喀什米爾主權問題的現狀，取得更多支持以穩固權力，最後做出衝突或和平的決定，並影響其後的和平進程。以衝突或和平的選項來歸類這四個事件，則可得表 2 的結果：

表 2

印度

巴基斯坦

	衝突	和平
衝突	卡吉爾衝突 1998 年核武競賽 2002 年危機	
和平		拉合爾峰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此四個事件中，也可看見，當軍方支持以衝突改變現狀，則領導人很難不做出同樣的決定，而兩國之間就容易走向衝突，如卡吉爾衝突。在有國內執政的壓力下，也容易產生衝突，如 1998 年核武競賽。容易發生衝突的時候，是溫和派的領導人權

註¹⁸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頁113。

不穩固之時。例如，瓦帕依爲了鞏固聯合政府的權力，進行了核試爆，隨後引發印巴之間的核武競賽，改變了巴基斯坦在傳統武器上的劣勢以及印巴之間的軍力平衡，使得國際不得不重新注意南亞，督促兩邊進行和談，以避免核戰的發生。以下詳述此四個事件。

貳、1998年印巴核武競賽

1998年發生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的核武競賽，不僅是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中一個重要的事件，也對區域和國際帶來相當的震撼。核試爆的發生，與兩國國內的因素有關；但是國際的壓力，則是隨後兩國願意加強核武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 CBM）及進行和談的重要原因。

印度與巴基斯坦早在1960、1970年代就各自秘密發展核能力，而且巴基斯坦還曾向印度提出數項與禁止核武有關的條約，^⑩但是多數都被印度所拒絕。在1998年5月11至15日，印度連續進行五次核武試爆，巴基斯坦也隨即在28至30日進行六次核武試爆，造成印巴關係緊張，區域安全受威脅，也引來國際的譴責及經濟制裁。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並要求兩國終止核武計劃並無條件簽署核武管制協定。

印度的意圖

印度發展核武主要還是和瓦帕依和印度人民黨的態度有關。雖然對於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脅並非不能以其優勢的傳統武器予以壓制，而且印度自甘地（Mahatma Gandhi）以來的傳統，就是講求和平、非暴力，對於核武的看法，也非全屬正面，但是在此時，發展核武對印度人民黨的執政是重要的。首先，印度進行核武試爆的時間點是在1998年5月，距離瓦帕依出任總理才一個月。在其內部而言，這是一個敏感的時機。瓦帕依在1979年曾任外長，雖然是右派的民族主義者，但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經濟、科技和軍事政策上，都是朝向將印度發展爲大國的方向進行。在外長任內，他改善與中國以及巴基斯坦的關係，主動提出對話和經貿關係。但是在1996年，瓦帕依卻因爲無法掌握國會多數，只出任總理13天。在1998年3月大選中，由印度人民黨領導的國家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NDA）贏得選

註⑩ 包括1974年，巴基斯坦建議成立南亞非核區(South Asia Nuclear-Free Zone)；1978年巴基斯坦建議，雙邊核不擴散條約(Bilateral Non-proliferation Treaty)；1979年，巴基斯坦建議印巴同時簽署核不擴散條約(simultaneous entry into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雙方互相檢查核設施(Mutual Inspections of Nuclear Facilities)；以及互不攻擊核武設施(Renunciation of Pre-emptive Strikes Against Nuclear Facilities)，請參見“Pakistan Nuclear Weapons--A Chronology,”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t <http://www.fas.org/nuke/guide/pakistan/nuke/chron.htm>。印度只有同意最後一項。而且到1991年，兩國才核准互不攻擊核武設施的條約，並開始於每年年初交換核武清單，Ganguly,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p. 164。巴基斯坦總理夏立夫在1991年提議五國會議，邀請中、美、俄、印、巴一起討論去核議題，但是印度並未同意參加，“Rao Cool To Nuclear Talks With Pakistan,” *The Hindu* (July 14, 1991), p. 1。

舉，在 5 月由瓦帕依出任總理。基於 1996 年的慘痛經驗，剛就任總理的瓦帕依，極可能是要以核試爆爭取更多人民對剛上台的聯合政府的支持。

印度人民黨於 1980 年自人民黨 (Janata Dal) 分離出來。主要支持者為種姓制度的上層人士和城市中的中產、小商人印度教徒，是右派、反伊斯蘭教的勢力，主要的支持地區包括古杰拉 (Gujarat)、拉賈斯坦 (Rajasthan)。^⑳ 一直以來，印度人民黨都支持提升軍力與核武的政策。瓦帕依在競選政見中，就明白表示印度需要引進核武。^㉑ 隨後，瓦帕依保證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重新檢討印度的安全及核武政策。印度外長費南德茲 (George Fernandes) 在 1998 年 3 月宣布重新檢討印度的安全及核武政策，決定是否正式引進核武。此舉立刻引起巴基斯坦的抗議，呼籲各國予以回應。在 4 月初，巴基斯坦試射了射程 1500 公里的高里 (Ghauri) 中程飛彈，並表示巴基斯坦會採取堅決的行動以回應安全威脅。此舉成了印度核試爆的導火線。^㉒ 兩週後，印度陸軍總長馬立克 (Malik) 將軍公開要求印度以核彈嚇阻。

瓦帕依的決定也有向國際宣示的用意。根據羅德明教授 (Lowell Dittmer) 的看法，印度想是藉此向國際展示其核武力量，提高國際地位，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為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有核武。^㉓ 另一方面，學者也提醒必須注意印度在國家安全的考量，包括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因素。^㉔ 印度認為中國一直協助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對印度造成威脅，印度官方也不乏公開表示此觀點。印度外長費南德茲在 1998 年 5 月 4 日表示，中國是印度的首要威脅。當然，印度也不樂見巴基斯坦發展核武，破壞區域的權力均衡。雖然中國不必然直接造成印巴間核武競賽，但其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的確也給印度帶來疑慮，間接造成印巴間的核武競賽。而中國和印巴之間的確是有微妙的三角關係，中國和其中任何一方的關係進展都會造成另一方的焦慮。有巴基斯坦牽制印度，也不必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中國也不樂見一個強大、而且與美國友好的印度。^㉕

因此，發展核武對於鞏固瓦帕依的執政，有相當的重要性。5 月 9、10 日，瓦帕依通知了一些部長和軍方領袖關於他對進行核試的決定^㉖。5 月 11 日，印度就進行三次核

註^⑳ Yogendra Yadav and Oliver Heath, "A Split Verdict in Haryana," *Frontline*, Vol. 17, No. 7 (April 1-14, 2000), <http://www.hindu.com/fline/fl1707/17070490.htm>; "General Elections, 1999 (13th Lok Sabha),"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http://www.eci.gov.in/index.asp>.

註^㉑ Sumit Ganguly,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The Prospects and Sources of New Del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 170.

註^㉒ *Ibid.*, p. 171.

註^㉓ Dittmer, p. 899.

註^㉔ Ganguly,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The Prospects and Sources of New Del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p. 171; George N. Sibley, "The Indian Nuclear Test: A Case Study in Political Hindsight Bias," WWS Case Study 3/02, <http://www.wws.princeton.edu/cases/papers/nucleartest.html>.

註^㉕ 有學者認為中國暗助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就是為了牽制印度，中國並不希望看到一個軍事強大的印度。Mohan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Parameters* (Spring, 2003), US War College.

註^㉖ Ganguly,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The Prospects and Sources of New Del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p. 171.

試爆，馬上造成巴基斯坦強烈反應。5月12日，巴基斯坦總統塔拉爾（Muhammad Rafiq Tarar）立刻表示，巴基斯坦有能力反制印度的威脅；總理夏立夫表示政府會採取所有必須的措施保護國家安全。前總理和反對黨領袖班那姬布托（Benazir Bhutto）也說，既然印度已進行三次試射，希望巴基斯坦也能跟進。^⑦軍方也認為核武是對抗印度龐大軍隊的利器。5月13日，印度繼續進行其他兩次核試爆。在印度核試爆之後，雖然引起國際間及巴基斯坦的強烈反應，^⑧但瓦帕依的民意支持升高，還幫助瓦帕依在1999年10月再度贏得大選。^⑨

巴基斯坦的反應

在巴基斯坦內部，要求反擊的壓力極大。根據巴基斯坦學者艾哈邁德（Samina Ahmed）等所做的民意調查，在巴基斯坦國內，支持政府進行核計畫的人要比印度來得多。^⑩巴基斯坦的核計畫是從班那姬布托的父親阿里布托（Ali Bhutto）時代開始。阿里布托曾任能源部長，主管原子能，對於印度一向不信任，並鼓吹當時的總統阿育布汗發展核能，但不為接受，在1965年第二次喀什米爾戰後，美國不再提供武器，阿里布托當時任外長，採取強烈的反印立場，並且再度鼓吹巴基斯坦發展核武。^⑪巴基斯坦在1968年，繼印度之後，拒絕簽署禁止核武擴散條約。在1971年巴基斯坦戰敗，東巴基斯坦獨立後，巴基斯坦更是漸漸採取核武選項（nuclear option）政策。1977年，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齊亞哈克（Mohammad Zia-ul-Haq）發動政變並逮捕和處決阿里布托，接任總統。阿里布托在獄中宣稱他是因為堅持發展核武，所以政權才遭美國推翻。這種言論，贏得不少巴基斯坦人民的支持，核武也被視為是巴基斯坦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象徵。^⑫巴基斯坦國內的許多伊斯蘭教派都支持巴基斯坦擁有核武，以便抗衡印度，許多宗教領袖明白表示支持核武，如巴基斯坦大會黨（Jamaat-e-Islami Pakistan）的領袖艾合瑪德（Qazi Hussain Ahmad）。^⑬

在國內的民意、軍方、反對黨皆期望領導有強勢的回應之時，巴基斯坦的領袖，能做的選擇就十分有限。但是在此時，美國派遣副國務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至巴基斯坦進行道德勸說，並且以經濟制裁威脅之。總理夏立夫因為深怕美國的經濟制裁，對是否進行核試一事十分猶豫，他的內閣也意見分歧。^⑭但是，如果夏立夫在此時

註⑦ “Reaction Tuesday to India’s Nuclear Tests,” *Associate Press* (May 13, 1998) .

註⑧ The Acronym Institute, “P-5 Statement, 4 June,” *Disarmament Diplomacy*, No. 26 (May, 1998) .

註⑨ “Indians Swing Behind Tests,” *BBC* (May 13, 1998) , http://news.bbc.co.uk/1/hi/special_report/1998/05/98/india_nuclear_testing/92972.stm.

註⑩ Samina Ahmed, David Cortright, Amitabh Mattoo, “Public Op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 for South Asia,” *Asian Survey*, Vol. 38, No. 8 (August, 1998) , pp. 727-744; Ahmed,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urning Points and Nuclear Choices,” p. 733.

註⑪ Ahmed,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urning Points and Nuclear Choices,” pp. 183-184.

註⑫ *Ibid.*

註⑬ M. V. Ramana and A. H. Nayyar, “India, Pakistan and the Bomb,” *Scientific America Magazine* (December, 2001) , <http://www.sciam.com/article.cfm?articleID=00087D79-AA4B-1C6E-84A9809EC588EF21>.

註⑭ Ahmed,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urning Points and Nuclear Choices,” p. 194; Hassan-Askari Rizvi, “Pakistan in 1998,” *Asian Survey*, Vol. 39, No.1 (January-February, 1999) , p. 183.

不採取任何行動，其政權將會失去民意、菁英，以及最重要的，軍方的支持。尤其在巴基斯坦內部，安全政策是由軍方所主導。1993年，夏立夫政府曾被軍方推翻，因此夏立夫非常清楚軍方的勢力。在齊亞哈克總統於1988年飛機失事後的十年間，巴基斯坦政局動蕩，由巴基斯坦人民黨（Pakistan People's Party, PPP）的班納姬布托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夏立夫派（Pakistan Muslim League-Nawaz group, PML-N）的夏立夫輪流各執政兩次。班納姬布托和夏立夫答應了軍方的三個條件才能就任總理：不干涉軍方事務；不擅自改變國防及外交政策或減少國防預算；不干預核武計畫和導彈計畫。^⑤在1991年，夏立夫承認，沒有軍方的同意，他無法停止核武計畫^⑥。雖然夏立夫在1997年4月上旬提出新法案，大幅削減總統權限，免除總統罷黜總理之權力，規定總統在任命省長、大法官、三軍首長時，必須尊重總理之建議，相對提升總理及國會之權限，^⑦軍方的勢力依然強大。

同時，在印度進行核試之前，夏立夫政府在國內已經遭遇嚴峻的挑戰，強烈依賴家人和家鄉父老的支持。他與地方性政黨和民族性團體決裂，包括人民民族黨（Awami National Party, ANP）以及統一民族運動黨（Muttahida Qaumi Movement, MQM）。宗教性政黨和反對黨巴基斯坦人民黨組成聯盟，政治、社會趨向兩極化；另外，惡化的經濟也影響他與軍方的關係，在10月，陸軍參謀長卡拉馬特（Karamat）將軍提議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並指責政府無能，但是不被夏立夫接受，因而提前退休。^⑧

5月14日，美國的衛星偵測到在巴基斯坦的核試地點查蓋山（Chagai Hills）開始有人員和設備在進行準備。5月17日，巴基斯坦外長古哈爾阿育布汗（Gohar Ayub Khan）表示，巴基斯坦進行核試只是時間問題。^⑨5月28日，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接到消息，印度正準備對巴基斯坦的核試地點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而夏立夫宣佈巴基斯坦完成五次核試，和印度打成平手，並且將在高里飛彈裝上核彈頭。^⑩夏立夫表示國際未對印度作出強烈反應，使得巴基斯坦沒有選擇而必須有自己的核武。

國際反應

在核試後的印巴關係與和談過程中，國際的因素，尤其是美國，佔了相當重要的

註⑤ J. N. Dixit, "Knowing the General," India 1999 Symposium,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00/485/485%20dixit.htm>.

註⑥ Ahmed,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urning Points and Nuclear Choices," p. 191.

註⑦ US State Department, "Background Notes: Pakistan," (October, 2006) <http://www.state.gov/r/pa/ei/bgn/3453.htm>.

註⑧ Rivzi, "Pakistan in 1998," p. 178. 巴基斯坦的軍費向來佔其國家預算相當大的比例，如在1998年，軍費佔其國家預算的29%，GDP 4.7%，1999年為29%及4.4%，而且很多軍事預算是隱藏在別的項目之中，所以實際的軍費可能會更高，http://www.fas.org/irp/world/98_amiex2.html。

註⑨ "Pakistan Considers Response to Nuclear Tests," *BBC* (May 12, 1998), http://news.bbc.co.uk/1/hi/world/s/w_asia/91261.stm.

註⑩ "Excerpts From Sharif's State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98), p. A32; John Burns, "Pakistan, Answering India, Carries Out Nuclear Tests; Clinton's Appeal Rejecte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98), p. A1.

地位。雖然印巴一來一往的核試爆，明顯是一個「安全困境」的例子，而且印度繼續發展導彈，並強化國防現代化及大幅增加軍事預算，^④但是有了美國的居間穿梭，印巴衝突並未擴大。從核試後，美國來往兩國之間，軟硬兼施，希望兩國能加入國際核不擴散的機制。美在核試爆剛發生後就予以譴責，隨後對兩國進行經濟制裁。而中國雖然一開始對印度核試的反應較克制，但是當印度總理瓦帕依寫信給美國克林頓總統 (William J. Clinton)，表示中國威脅是印度發展核武的原因之一，^⑤中國就毫不保留的譴責印度，並且和美國召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緊急會議，對核試發表共同聲明；同時以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的身份，推動安理會第 1172 號決議，譴責及要求兩國終止核武計畫並無條件簽署核武管制協定。^⑥在俄羅斯方面，基於俄羅斯和印度長期以來的關係，俄羅斯對於巴基斯坦的譴責，比對印度要來得嚴厲，但是俄羅斯政界也擔憂南亞核試對俄國安全的影響，畢竟印巴就在俄羅斯南邊，因此對印巴都倡議以對話代替外交上的孤立和經濟制裁。^⑦

在 1998 年的核武競賽中，瓦帕依為了穩固新政府和實現及維護印度人民黨的擁核和強硬路線，下令印度進行核試，而核試射也確實使其民意支持度上升。而夏立夫在國內軍方、反對黨以及民意都支持回擊的情況下，縱使有美國的壓力和經濟制裁的危險，也不得不跟進。尤其是核武計畫是掌控在軍方的手中，而且夏立夫也答應了軍方的三個條件才能就任總理，如果巴基斯坦不跟進，夏立夫就有下台的危機。

但是這一連串的核試並未改變印巴關係的現狀，兩國的關係並未正常化，反而更加緊張，喀什米爾問題也沒有任何突破。但是戰爭恐怕也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本意。其中獲益最大的是瓦帕依，其聯合政府得到更多的支持。核試是立威和宣示的姿態，一來是實現政治承諾，向人民保證政府對保障國家安全的決心和能力，二來向國際展現印度想成為大國的決心。但是夏立夫的處境就更加艱難，雖然稍減國內的壓力，但必須面臨經濟制裁、財政危機以及美國的壓力。

參、拉合爾高峰會

核試後，印巴關係呈現停滯。但是瓦帕依和美國都希望推動印巴和談。瓦帕依希望以務實的方法來解決印度周邊的安全問題，以便能全力發展經濟，實現印度的大國夢。美國想降低南亞區域產生核武的危險，並敦促兩國簽署全面停止核子試爆協定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而夏立夫並不是沒有和談的意願。夏立夫在

註④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中心的資料，印度的軍費在近年來呈現上升趨勢，在 1997 及 1998 年分局為 141.44 億美元及 147.57 億美元，到 1999 年增至 171.50 億美元，2003 年達到 186.64 億美元，請參見“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t http://first.sipri.org/non_first/milex.php.

註⑤ “India’s Letter To Clinton on the Nuclear Test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8), p. A14.

註⑥ Jing-dong Yuan, “India’s Rise After Pokhran II: Chinese Analyses and Assessments,” pp. 978~1001.

註⑦ Scott Parrish, “Russian Reaction to the Pakistani Nuclear Tests of 28 May 1998,”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ay 28, 1998, <http://cns.miis.edu/research/india/russiapk.htm>.

1997 年的選舉政見之一，就是要和印度建立正常的關係，而且其本身在參與政治之前，從事商業；他相信貿易上的往來和化解印巴之間的緊張關係對雙方都是有益的。但是在巴基斯坦內部，族群和教派的衝突不斷，反對和談的壓力還是很大。伊斯蘭右派堅持不可與印度建立友好關係。夏立夫本身的權力也遭受挑戰。在 6 月時，差點喪失黨主席的位置。^④夏立夫在 10 月提議的第 15 條憲法修正案，將可蘭經 (Koran) 作為最高法典，也受到國會的反抗和質疑，^⑤因此反對夏立夫的壓力的很大。但是，在核試之前，巴基斯坦就有稅收短少、銀行呆帳的問題，在核試之後，股市大跌，戒嚴和外匯管制更是使外資卻步，美、日以及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 (World Bank)、亞洲發展銀行 (Asia Development Bank) 都施以經濟制裁，使巴基斯坦產生嚴重的收支問題，中國和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也未伸出援手。^⑥受限於國家經濟面臨危機，夏立夫最後還是不得不同意與瓦帕依進行和談。

瓦帕依在 1998 年 6 月 14 日寫信給夏立夫，重申印度對兩國和平關係的承認。^⑦兩國的總理於 7 月在斯里蘭卡可倫坡 (Colombo) 舉行的南亞區域合作會議 (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高峰會上會面，夏立夫同意瓦帕依的提議，進行雙邊的會面。但是印度的目的是以修補核試後的雙邊關係、「和平、安全」為主，而非以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為首要考量。所以，巴基斯坦堅持，除非將喀什米爾問題擺在議程的首要問題，外長級會議才可能繼續。根據巴基斯坦學者艾哈邁德的看法，夏立夫因軍方的壓力，不願和印度和談，便以喀什米爾問題為藉口，不做實質上的承諾。^⑧最後，會談沒有任何實質的結果。^⑨

1998 年 9 月 23 至 24 日，兩國的總理再度於紐約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相遇，巴總理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在一年內加入全面停止核子試爆協定，但條件是印度不能再進行試爆，同時並促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解除經濟制裁。巴基斯坦在與印度總理會面後，同意繼續就喀什米爾問題進行會談，但是在立場上還是沒變，仍希望有國際的加入。^⑩此舉是為免刺激強硬派，所以不可能對於印度示弱。但是瓦帕依也同意要在一年內加入全面停止核子試爆協定，並開始尋求反對黨的支持。^⑪兩國同意在 10 月進行外長會談。在 10 月中，兩國外長在伊斯蘭馬巴德進行會談，針對不互相使

註④ *Ibid.*

註⑤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Pakistan's Attack on Justice, 11th Edition," p. 273, <http://www.icj.org/IMG/pdf/pakistan.pdf>.

註⑥ "Pakistan Economy Faces Fallout of Bomb Test--Nuclear Move Prompts US To Punish Islamabad; World Bank Aid at Stak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9, 1998), p. 1.

註⑦ John Cherian, "Face-off in Colombo," *Frontline*, Vol. 15, No. 17 (August 15-28, 1998).

註⑧ Ahmed,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p. 202.

註⑨ Tim Healy and Arjuna Ranawana, "A Failure at the Top," *Asiaweek* (August 14, 1998), <http://premium.cnn.com/ASIANOW/asiaweek/98/0814/nat1.html>.

註⑩ Robert S. Greenberger, "Pakistan's Premier Says He Would Sign Nuclear Treaty, Under Some Condi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 1998).

註⑪ Robert S. Greenberger and Jonathan Karp, "India Joins Pakistan in Pledge to Adhere to 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5, 1998).

用核武和導彈和加強信心建立措施，進行討論，並決定在 11 月，兩國外長繼續在新德里 (New Delhi) 進行會談如何解決喀什米爾問題。⁵³

瓦帕依在 1998 年 11 月，繼續推動和巴基斯坦的和平進程，夏立夫在 11 月初訪美，美國也解除大部份的制裁，同時也與印度協商。但是瓦帕依在國內仍面對黨內強硬派的壓力，加上巴基斯坦若擁有核武，則印度在軍事上的優勢就縮小，印度人民黨在 11 月的地方選中又輸掉三個邦，所以最後瓦帕依還是保證印度會繼續發展核武和飛彈，以保有最低基本的核嚇阻力量。⁵⁴

1999 年 2 月，夏立夫邀請瓦帕依訪問巴基斯坦拉合爾 (Lahore)，進行高峰會談，而瓦帕依也應邀前往。2 月 20 日，瓦帕依和印度高級官員搭乘一輛巴士從新德里抵達拉合爾，進行一趟外界所稱的「破冰」之旅，這是印度在 1998 年 9 月時於紐約所提議。⁵⁵一時之間，印、巴關係醞釀了和平氣氛。這是在核試爆之後的重要高層會談，也是多年來印度總理首次踏上巴基斯坦的國土，因此外界給與相當高度的關注。雖然為期只有兩天，但是印巴兩國國內各界及媒體大都對此高峰會談抱持正面的態度。瓦帕依參觀了巴基斯坦國家紀念碑 (Minaar-e-Pakistan)，也和夏立夫進行餐宴，雙方並就不同的議題，包括雙邊關係、區域合作和國際議題進行會談。會談之後，雙方的總理簽訂了三份文件：聯合聲明 (joint statement)、宣言 (declaration)、意向書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同時也各自發表談話，⁵⁶主要都是強調合作以及解決衝突的意願及誠意。和談的高潮是瓦帕依及夏立夫簽署「拉合爾宣言」(Lahore Declaration)，並且主持拉合爾和新德里之間的巴士通車典禮。根據「拉合爾宣言」，印巴同意共同防止核擴散、加強兩國信心建立措施、加強對話、並且以和平方式解決突出的問題，包括喀什米爾問題等。⁵⁷

1999年2月的拉合爾高峰會被視為是印巴和平進程中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在會中，雙方總理簽訂了三份文件。但是，「拉合爾宣言」宣示的意義大過實質的意義，印巴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亦即喀什米爾問題，並未有根本的解決或任何突破。⁵⁸除了邊界巴士通車，會談最顯著的成果是使印巴同意進行降低核戰風險的信心建立措施，包括在試射飛彈前通知對方，以及告知可能導致危機的意外事件的發生。

註⁵³ Kenneth J. Cooper, "Pakistan, India Talk on Nuclear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1998), p. A15; Kenneth J. Cooper, "Pakistan, India Discuss Kashmir; Talks Are First on Disputed Himalayan Region in 35 Year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8, 1998), p. A29.

註⁵⁴ Barry Bearak, "India Indicates It Will Develop Missiles and Atomic Weap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98), p. A11.

註⁵⁵ Ajay Singh, "The Ice Has Broken," *Asiaweek* (March 5, 1999), <http://www.pathfinder.com/asiaweek/99/0305/nat1.html>.

註⁵⁶ 關於拉合爾高峰會的相關聲明及宣言、講話，請參考 <http://www.stimson.org/southasia/?sn=sa20020109215>。

註⁵⁷ "Lahore Declaration," http://www.indianembassy.org/South_Asia/Pakistan/lahoredeclaration.html; <http://www.geocities.com/siafdu/lahore.html>.

註⁵⁸ Amit Baruah, "The Declaration and After," *Frontline*, Vol. 16, No. 6 (1999), <http://www.hinduonnet.com/fline/fl1606/16060240.htm>.

美國壓力還是促成此和談的主要因素，而雙方內部政治考量則較為次要。^⑤而會談的結果也讓美國滿意。在核試爆之後，美國一直想促成雙方的和談，並且讓兩國簽署全面停止核子試爆協定。在拉合爾高峰會談之前，美國副國務卿塔波特已經就此一議題與兩邊磋商數月。而在拉合爾高峰會談之後，美國的反應也是相當正面。在會談後，美國總統克林頓發出聲明，稱讚兩國領導人的勇氣；美國主管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英德弗爾斯（Karl Inderfurth）在國會聽證報告中，對於拉合爾會談及印巴關係的前景，給予相當正面的評估。^⑥而俄羅斯對於拉合爾會談及結果也表示歡迎。^⑦中國官方的反應是表示歡迎。李鵬在 1999 年 4 月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表示中國樂見印度和巴基斯坦能和平解決爭端。^⑧但是，中國對於印巴之間的關係改善還是有所顧慮。5 月 6 日，時任印度駐中國大使的南威哲（Vijay Nambiar）在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發表演說時，就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對話，並不是要妨礙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也希望中國和印度能進行對話，以消除雙方的疑慮。^⑨

在印度，印度人民黨在 1998 年 11 月的地方選舉中，因為物價上漲問題輸掉三個邦；聯合政府內部不合，地方小黨，如擁有 18 席的全印度德拉維達進步聯盟（All 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 AIADMK）威脅要退出合作。所以瓦帕依和巴基斯坦的修好，也有想吸引印度少數 15% 穆斯林選票的意圖。但是在印度，瓦帕依仍然被印度教派視為軟弱。

拉合爾會談給夏立夫帶來的效益有限且短暫。夏立夫想要擺脫軍方的勢力，獨自掌控外交決策，包括核武政策。在核試後與印度的和談，都沒有經過軍方的同意。在巴士之旅當天，右派製造暴力衝突。除此之外，夏立夫還要應付軍方。根據報導，夏立夫曾要求三位軍方統帥出席巴士通車典禮歡迎瓦帕依，但被軍方所拒，表示忙於接待來訪的中國副國防部長遲浩田。^⑩據巴基斯坦媒體的報導，軍方或情治系統根本不理會「拉合爾宣言」，^⑪在 2000 年，經由政變取得政權的穆夏拉夫甚至說，「拉合爾宣言」對巴基斯坦一點好處都沒有，而且印度也沒有誠意討論喀什米爾問題。^⑫雖然巴基斯坦的夏立夫和印度的瓦帕依簽定和約，但是，「拉合爾宣言」並未得到巴基斯坦軍方

註⑤ Healy and Ranawana, *op. cit.*

註⑥ Karl Inderfurth, "South Asia: Challenges to US Polic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ttp://www.usunnewyork.usmission.gov/99ind33.htm>.

註⑦ "South Asian Nuclear Diplomacy," *Disarmament Diplomacy*, Issues No. 35 (March, 1999), <http://www.acronym.org.uk/dd/dd35/35sasia.htm>.

註⑧ "Li Peng Interviewed by Chinese Journalists," *People's Daily* (April 19, 1999),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K8E37zN60pkJ:english.people.com.cn/english/199904/19/enc_990419001004_WorldNews.html+China,+India,+Pakistan,+Lahore&hl=zh-TW&ct=clnk&cd=1&gl=tw.

註⑨ 南威哲，「在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發表的演說」，<http://iaps.cass.cn/Bak/nyyj/9901-1.htm>。

註⑩ Healy and Ranawana, *op. cit.*

註⑪ "Pak Army, ISI Ignore Lahore," *Daily Excelsior* (April 23, 1999), <http://jammu-kashmir.com/archives/archives1999/99april23.html>.

註⑫ "Lahore Declaration No Good For Pakistan, Says Musharraf," *The Times of India* (July 3, 2000), <http://jammu-kashmir.com/archives/archives2000/Kashmir20000703a.html>.

的認可。因而使此和談的成果並不穩定，結果這個和平協議的成果也只維持了數個月。

肆、卡吉爾衝突

拉合爾高峰會給印巴和平帶來一線曙光，但是因為巴基斯坦軍方對此會談和喀什米爾現狀的不滿，最後導致卡吉爾衝突 (Kargil conflict)。這是核武競賽之後，印巴關係之間另一個緊張的高點，也是兩國核能力公開後首次的軍事對峙，尤其是發生在拉合爾高峰會後僅三個月，引起國際極大的關注，對於巴基斯坦政局和印巴和平進程也都有關鍵性的影響。

卡吉爾 (Kargil) 地區位處喜馬拉亞山上，印屬喀什米爾境內，區域內民族、語言和宗教相當多元，但是以穆斯林為多數，此地區位於戰略地位要衝、印巴邊界控制線上，有多處軍事制高點，並有國家公路穿越，軍事制高點多處於五千公尺以上高山，但是氣候惡劣，在冬季時往往無人看守。1999年5月，喀什米爾民兵和巴基斯坦軍隊越過喀什米爾控制線，占領了數個印屬喀什米爾的制高點，控制從卡吉爾通往拉達克 (Ladakh) 和錫亞琴 (Siachen) 的道路，再度引發了印巴之間的緊張。^⑥在印度方面，雖然軍方和政府被批評在情報反應上慢半拍，還是派出二十萬地面部隊和空軍，進行「勝利行動」 (Operation of Vijay)。在5月底，巴基斯坦甚至暗示將動用一切可能的武器，^⑦使得核戰的可能性升高，也使國際社會大為緊張，而在日後，也發現其實印度也曾將核武移向邊界。^⑧印度取回被占領的高山崗哨，但是並未進入巴控喀什米爾繼續攻擊，印度海軍圍堵喀拉蚩 (Karachi)。夏立夫甚至飛往美國和克林頓總統進行會談，克林頓總統要求巴基斯坦撤軍。最後在美國的威脅利誘下，夏立夫和克林頓簽署協議，同意撤出印屬喀什米爾，^⑨下令巴基斯坦軍隊退回控制線。

一直到數年後，究竟巴基斯坦內部是由誰策劃這場衝突以及其意圖為何，仍然像是羅生門一樣。一般認為是巴基斯坦意圖迫使印度就喀什米爾問題進行談判，但是巴基斯坦一直否認軍方的參與，堅稱這是喀什米爾的民兵組織「聖戰者運動」 (Harkat ul-Mujahideen) 主導的行動。但是，不論巴基斯坦是想改變控制線、或是想引起國際對喀什米爾問題的注意、還是要迫使印度上談判桌，^⑩其實都沒有達到目的。根據巴基斯坦原本的計算，在擁有核能力之後，巴基斯坦應該有更大的籌碼解決喀什米爾問題，

註⑥ B. Muralidhar Reddy, "Over 4,000 Soldiers Killed in Kargil: Sharif," *The Hindu* (August 17, 2003) .

註⑦ Stephen Cohen,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War in South Asia: An Unknowable Futur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 (Tokyo, Japan, May 2002), p. 2, <http://www.brookings.edu/dybdocroot/views/speeches/cohens20020501.pdf>.

註⑧ "India had deployed Agni during Kargil," *Indian Express* (June 19, 2000) .

註⑨ Abdus Sabur, "The Kargil Crisis: An Overview," Banglad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3EpV3uyaoDUJ:arts.monash.edu/mai/savirtualforum/PaperSabur1.htm+Abdus+Sabur&hl=zh-TW&ct=clnk&cd=3&gl=tw>.

註⑩ Christophe Jaffrelot, ed., *A History of Pakistan and Its Origins* (Paris: Anthem Press, 2002), p. 129.

國際社會也應該比較願意介入，但是巴基斯坦的行動並未得到國際的支持，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狀態。^⑦巴基斯坦曾向中國和美國要求協調喀什米爾問題。巴國外長和總理甚至親自前往北京，但是對巴基斯坦一向友好的中國表示要保持中立。而俄羅斯支持長期盟友印度，不但首先公開聲明支持印度，也要求雙方撤回軍隊。^⑧美國則要求巴基斯坦必須撤軍，並且威脅暫緩經援。

卡吉爾衝突也造成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危機，夏立夫顯然是最大輸家。在巴基斯坦撤軍之後，巴基斯坦在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上都受到嚴重的衝擊。巴基斯坦的經濟面臨崩潰。因為政府刻意封鎖軍事衝突的消息，撤軍使得原來以為巴基斯坦將會大勝的人民錯愕，民意從原來的支持轉為反對。軍方的專業形象受到嚴重打擊，原本軍方堅稱主導行動的是喀什米爾民兵，但後來發現軍方在衝突中有 4 千人死亡；在外國媒體上被形容為「流氓部隊」，撤軍也造成士氣大挫。政府不願意承認及領回北方輕步兵團非正規部隊士兵的遺體，造成家屬的抗議及怨恨。反對黨的班那姬布托稱此行動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失策。宗教團體對於撤軍行動大表不滿，認為夏立夫出賣了巴基斯坦，右派反對黨巴基斯坦大會黨威脅要罷免夏立夫。^⑨一些政治領袖，包括班納姬布托和一些伊斯蘭團體組成大民主聯盟 (Grand Democratic Alliance)，要求夏立夫下台。

最嚴重的是，夏立夫和軍方的關係惡化。在拉合爾會談時，穆夏拉夫領導的軍方便已刻意躲避夏立夫。在卡吉爾行動失敗後，夏立夫和軍方對於此行動是由誰下令，以及夏立夫是否知情等都各說各話，顯示決策高層存在分裂。軍方聲稱夏立夫知道此行動的計畫，事後的否認是為將責任推給軍方。但是夏立夫表示，是由瓦帕依致電才得知此行動的消息。究竟夏立夫事先知不知情，眾說紛紜。^⑩在衝突緊張中，夏立夫在 7 月 4 日到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克林頓時，還必須搭乘民用客機，並且帶著家人，顯示情勢緊張，夏立夫和軍方的關係惡劣，無法控制軍方。^⑪對於最後撤軍的要求，各方也有不同的說法。夏立夫表示，是穆夏拉夫請求他下令撤軍。而軍方一直認為卡吉

註⑦ Sabur, "The Kargil Crisis: An Overview."

註⑧ Ashley J. Tellis, C. Christine Fair, and Jamison Jo Medby, *Limited Crisis Under Nuclear Umbrella: Indian and Pakistani Lessons from the Kargil Crisi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Monograph Report, 2001),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50/, p. 21, note 35.

註⑨ Amit Baruah, "A 'sell-out' and some hard sell," *Frontline*, Vol. 16, No. 15 (July 17-30, 1999), <http://www.hinduonnet.com/fline/fl1615/16150120.htm>.

註⑩ 根據夏立夫自己的說法，他是從瓦帕依那裡得到消息，請參見 "I Was in Dark About Kargil Aggression: Sharif," *Rediff.Com* (July 16, 2004), <http://in.rediff.com/news/2004/jul/16nawaz.htm>；另外的一個說法是，在 1998 年 12 月，軍方就向夏立夫提出要進行一些行動，但並未告知完整的計畫，到 4 月才簡報完整的計畫，請參見 Shaukat Qadir, "An Analysis of the Kargil Conflict 1999,"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onflict, <http://www.ccc.nps.navy.mil/research/Kargil/JA00199.pdf>；而還有一說是，軍方在 1998 年 3 月底，曾經向夏立夫簡報卡吉爾行動計畫，請參見 Anwar Iqbal, "Nawaz Was Not Aware of the Plan When He Met Vajpayee: Book on Kargil Operation," *Dawn* (July 24, 2004), <http://www.dawn.com/2004/07/24/top6.htm>.

註⑪ Seema Sirohi, "US lessons on India and Pakistan,"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7, 2004), 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FG27Df04.html.

爾行動是一項成功的行動，非常不滿夏立夫撤軍的命令。夏立夫對軍方人事的干預，也使穆夏拉夫不安。夏立夫安排親於自己的軍方人士去指揮過去常發動政變的軍團，後來被穆夏拉夫下令辭職。^⑦9月時，不斷有軍事政變或軍方改組的傳聞出現，但是在9月底，夏立夫延長了穆夏拉夫陸軍參謀長的任期。^⑧不料，兩週後，1999年10月12日，夏立夫趁穆夏拉夫在外國訪問時，迅速撤換穆夏拉夫的職位，由情報單位（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的領導薩奧丁（Khawaja Ziauddin）中將取代之，引起親穆夏拉夫軍方人士的不滿及不安。當穆夏拉夫搭乘的民用飛機返回喀拉蚩時，夏立夫下令不准該飛機降落。^⑨穆夏拉夫的副手立即接管機場，將夏立夫軟禁，發動不流血政變，由穆夏拉夫出任總統。夏立夫成爲最大的輸家。穆夏拉夫暫停憲法，解散國會，並組成八人國安會，爲國家最高統治機構。

但是在卡吉爾衝突中，印度的行動被視爲是一大勝利，爲印度贏得國際的稱許及同情，也替執政的國家民主聯盟政府贏得不少選票和捐款。在隨後的9月、10月國會大選中選，國家民主聯盟政府贏得545席中的303席，使得瓦帕依可以開始其第三任的總理任期，印度也大幅增加軍費。印度人民因高漲的愛國心，紛紛將資金投入股市。卡吉爾行動也讓印度了解到其情報系統的落後，以及國際對喀什米爾問題的關注並非總是壞事，只要國際不介入喀什米爾問題的最後解決。^⑩

巴基斯坦想藉軍事衝突將喀什米爾問題國際化的意圖並未成功，也並未改變印巴關係的現狀，兩國的關係反而更加緊張。巴基斯坦顯然是最大輸家。不但國際上不支持，國內也發生政變。顯然巴基斯坦不穩定的政治局勢是兩國和平的一大阻礙。

伍、2002年危機

卡吉爾衝突之後，印巴和平進程中斷，卡吉爾行動破壞了先前印巴之間達成的信任，使得在1999年2月於拉合爾出現的印巴和平曙光消失，印度有遭受背叛的感覺，決定中止和巴基斯坦的和談。而穆夏拉夫自從1999年10月政變後，就忙著鞏固權力。1999年12月，民兵組織「聖戰者運動」（Harkat ul-Mujahideen）的劫機行動，使印巴關係再度惡化。^⑪2000年3月，美國克林頓總統訪問巴基斯坦，呼籲巴基斯坦和印度重啓對話^⑫。印、巴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立場依然不變，缺乏共識。穆夏拉夫表示

註⑦ Robin Paul Ajello and Ayaz Gul, "Here We Go Again," *Asiaweek*, Vol. 25, No. 42 (October 22, 1999) .

註⑧ *Ibid.*

註⑨ Zillur R. Kh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Nucleariz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World Affairs* (June 22, 2003) .

註⑩ Tellis, Fair, Medby, *Limited Crisis Under Nuclear Umbrella*.

註⑪ "U.S. Concludes Pakistan-Backed Group Played Role in Hijacking," Indian Embassy, http://www.indianembassy.org/US_Media/2000/us_conclusion_pak_jan_25_2000.htm.

註⑫ Jane Perlez, "Clinton Entreats Pakistan To Tread lightly in Kashmir,"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00) , p. 1.1.

不會主動致電瓦帕依，但會接受其來電。⁸³但穆夏拉夫執政的合法性尚未確定，便有意透過改善和印度的關係來贏得美國的支持。2000年5月12日聯邦最高法院通過授予穆夏拉夫行政立法權為期3年（自1999年10月12日起算），但必須在2002年10月之前進行國會大選。2000年9月，印、巴領袖赴聯合國開會，但歧見仍深，穆夏拉夫仍表示希望國際參與喀什米爾問題的解決，對與印度協商不表希望。⁸⁴但是在2001年6月20日，穆夏拉夫自任總統並宣誓就職。2001年7月，穆夏拉夫就接受瓦帕依邀請，在印度阿格拉（Agra）進行高峰會談，這次的會談受到很大的媒體關注，也為穆夏拉夫改善形象，但是並無實質成果，雙方並未如在1999年的拉合爾會談，簽訂共同聲明或文件。⁸⁵瓦帕依隨後還批評穆夏拉夫不懂外交禮節。⁸⁶2001年8月，瓦帕依計畫在9月聯合國開會期間，再與穆夏拉夫進行會談。⁸⁷

但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的恐怖攻擊（九一一事件），在2001-2002年嚴重阻礙了印巴和平的進程，也間接造成印巴在2002年的危機。恐怖主義改變了國際在南亞的利益以及印巴的權力關係。美國對於巴基斯坦的援助，間接造成印巴的對峙。經由美國極力防止，才使兩國避免再次衝突，但是印巴的和談也因此中斷。

九一一事件對國際在南亞利益的影響

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的恐怖攻擊，使得巴基斯坦和美國的關係反轉，一改先前自克林頓以來對印度關係的加溫以及對巴基斯坦的冷落；美國為了反恐，必須先保持印巴之間的等距關係。原本在冷戰後，美國對南亞外交政策的轉變，以及第一次波灣戰爭，使得巴基斯坦對美國的政策感到憂慮，甚至視其為對巴基斯坦有敵意。⁸⁸在1998年核試後，巴國和美國的關係也更加緊張。但是為了反恐，美國要與巴基斯坦建立夥伴關係（partnership）。布希延緩對巴基斯坦所有的經濟制裁、並另外提供6億美金的援助，給予穆夏拉夫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也繼續與印度發展戰略關係。

另一方面，美國對於印巴的衝突則是極力遏止。例如，在2002年印巴對峙中，布希總統派遣特使至兩國進行斡旋。5月間，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飛往印巴兩國，希望緩和兩國間的緊張關係。緊隨阿米塔吉之後，在6月，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也前往兩國，鮑爾要求兩

註⁸³ Barry Bearak, "Positive Report on Meeting From Pakistan's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00), p. 1.12.

註⁸⁴ Barbara Crossette, "Pakistani Leader Voices Little Hope for Indian Talk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00), p. A13; "India To Stress Positive in US; Kashmir Off Vajpayee Agend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00), p. A15.

註⁸⁵ Sumit Ganguly and Neil Devotta, ed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Indi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3), p. 101.

註⁸⁶ Barry Bearak, "World Briefing: Asia: India: Pakistani Criticiz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01), p. A8.

註⁸⁷ Celia Dugger, "World Briefing Asia: India: Another Summit With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1), p. A7.

註⁸⁸ Chibber, *op.cit.*, p. 92.

國自制，並且勿因9月喀什米爾舉行地方選舉再生爭端。⁹⁸倫斯斐表示自己不是調停者（mediator），也不是給雙方下通牒，只是提出一些建議（proposal）。⁹⁹12月，穆夏拉夫公開承認曾計畫對印使用核武。對於美國，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不但是反恐的前線國家，而且也擁有核武。¹⁰⁰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國對於南亞情勢改變的反應顯得比較曖昧。中國雖然譴責恐怖攻擊，但對巴基斯坦的基本立場不變，仍稱許穆夏拉夫對反恐的貢獻，不願讓印度藉反恐打擊巴基斯坦。¹⁰¹對於美國和印度與巴基斯坦改善雙邊關係，中國也看在眼裡。一方面，中國樂見美國將注意力放在南亞地區，中美也可藉反恐進行合作，但是也有中國官員不樂見美國的武力進入到中亞與南亞。¹⁰²中國對於美國和印度的關係加溫，多持戒備的態度。相對於美國做為一個調停者的角色，中國似乎還是支持巴基斯坦以牽制印度。穆夏拉夫在2001至2002一年內，前往北京三次，據稱獲得中國的保證，如果巴基斯坦和印度開戰，中國會支持巴基斯坦。¹⁰³在印巴對峙情勢緊張之際，中國也派遣戰機和其他武器至印巴邊界。¹⁰⁴然而，中國的公開立場，是要印巴兩方克制，進行對話。2002年6月，瓦帕依與穆夏拉夫出席在阿拉木圖（Alamty）舉行的「亞洲相互合作與信任措施建立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對話，但是瓦帕依並不理會，顯然不滿中國的角色。瓦帕依向媒體表示，他不認為中國的南亞政策有所改變，也不覺得中國在南亞的角色重要，而且中國一直在提供武器給巴基斯坦。¹⁰⁵瓦帕依也延後原定10月或11月的中國行。

在俄羅斯方面，雖然對美國遭受攻擊深表同情，對於美國的反恐也多加支持，但美國軍力進駐中亞，使得俄羅斯開始憂慮美國將會和俄羅斯競逐中亞豐富的油藏和天然氣。¹⁰⁶美俄兩國在2001年11月於莫斯科進行高峰會，美國表示會顧及俄羅斯在中亞

註⁹⁸ Michael Wines, "Pakistan Stages Missile Test, First Since War Scare in Ma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02), p. A4; Todd Purdum, "Kashmir Dispute Forces Powell To Weigh Claims by 2 Allie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2), p. A3.

註⁹⁹ Thom Shanker, "Rumsfeld, in India, Offers Linked Ideas but No Peace Plan," *New York Times* (June 12, 2002), p. A3.

註¹⁰⁰ Zhang Guihong, "US Security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January, 2003), p. 12; Zia Mian and Justin Podur, "Peace in South Asia? Justin Podur Interviews Zia Mian," ZNET (February 5, 2004), <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ItemID=4938>.

註¹⁰¹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p. 37.

註¹⁰² Zhang, "US Security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p. 15.

註¹⁰³ "Pakistan Seeks China's Support in the Indo-Pakistan Conflict," *Kanwa News* (January 10, 2002), <http://www.kanwa.com/free/2002/01/e0114b.htm>.

註¹⁰⁴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p. 37.

註¹⁰⁵ "Vajpayee: Keep Your Promis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03), p. B01, http://www.indianembassy.org/new/2002/jk_02/washingtonpost_com%20Vajpayee%20Keep%20Your%20Promise.htm.

註¹⁰⁶ Peter Rutland, "A Turning Point in US-Russia Relations," *Moscow Times* (October 15, 2001), p. 10.

的石油利益。⁹⁸而俄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 2001 年 11 月和印度總理瓦帕依在莫斯科簽訂的宣言中，重申對現有限武的支持，也希望聯合國是反恐的中心，⁹⁹顯然不願美國在南亞勢力坐大。俄羅斯一向和印度關係良好，也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應國。俄羅斯表明對喀什米爾問題的立場不變，也認同巴基斯坦在反恐中的角色，並希望印巴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喀什米爾問題。在 2002 年 6 月「亞洲相互合作與信任措施建立會議」上，俄總統普丁邀請印巴至莫斯科進行會談，卻被印度所拒絕，顯示印度仍不願國際介入喀什米爾問題。¹⁰⁰

九一一事件對印巴權力關係的影響

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印巴兩國間的權力關係及對彼此的態度，同時也改變了穆夏拉夫的權力基礎。鑒於印度已表示支持美國反恐，為免美印聯合對付巴基斯坦，穆夏拉夫於是同意支持美國進行反恐。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對其權力鞏固多有助益，並且提昇了巴基斯坦的軍力及國際地位。結果巴基斯坦對於印度的態度又強硬起來，想將喀什米爾問題國際化以尋求解決。¹⁰¹

在國內，穆夏拉夫執政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反對黨的質疑，因此，穆夏拉夫除了支持美國進行反恐，也一直設法擴展合法權力，2002 年 4 月 30 日，巴基斯坦舉行公投，將總統任期在 10 月國會大選後再延長 5 年。這項公投引來許多爭議。在 8 月底時，穆夏拉夫修改憲法，賦予總統更大的權力，包括解散國會、任命軍事首長和大法官，並給予軍方代表在國安會中若干固定席次。¹⁰²而因為支持反恐，在 2002 年 6 月，穆夏拉夫宣佈要制止民兵滲透進入印屬喀什米爾，避免了一場和印度的戰爭。但是穆夏拉夫支持美國也對其帶來一些負面效果。穆夏拉夫切斷對伊斯蘭民兵的援助和對宗教學校的打壓，在國內成為不受歡迎的領袖，支持度逐漸下降。另一方面，穆夏拉夫對美國也不是完全的滿意，在 2006 年出版的自傳，*In the Line of Fire* 一書當中，穆夏拉夫表示當初美國是以威嚇的口吻，要求穆夏拉夫配合美國反恐，追捕基地組織（Al Qaeda）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¹⁰³同時美國也要求穆夏拉夫能實行民主。

穆夏拉夫在 2002 年 10 月舉行國會大選，和國會分享權力。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領袖派（Pakistan Muslim League, Quaid-e-Azam, PML-Q），贏得多數的席位，這個政黨是由一些地主組成，立場上支持穆夏拉夫。而反對勢力，包括六個穆斯林黨的聯盟，亦即原教旨政黨聯盟（Muttahida Majlis-e-Amal, MMA），和兩個被放逐的前總理所屬

註⁹⁸ John Cherian, "Firming up a Friendship," *Frontline*, Vol. 18, No. 24 (November 24-December 7, 2001).

註⁹⁹ "Moscow Decla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November 6, 2001, Moscow, <http://www.mea.gov.in/event/2001/11/06event01.htm>.

註¹⁰⁰ Michael Wines, "India Rejects Putin's Effort on Kashmir,"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2), p. A16.

註¹⁰¹ Kanti Bajpai,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talking points for the RIETI symposium,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02121801/pdf/Bajpai.pdf>.

註¹⁰² David Rohde, "Musharraf Redraws Constitution, Blocking Promise of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2), p. A1.

註¹⁰³ 「穆沙拉夫大爆料：美巴反恐聯盟是被逼出來的」，*華盛頓觀察*（2007年2月6日），<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printfriendly.cfm?storyid=1484&charid=2>。

的政黨——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夏拉夫派及巴基斯坦人民黨——比前次大選增加不少席次，但是沒有一方能取得過半數席次，國會陷入僵局，一直到11月底才產生聯合政府和內閣。但是穆夏拉夫保有解散國會的權力。而反美的原教旨政黨聯盟（MMA）成為反對黨。在反恐的重點地區西北省，也由親塔利班（Taliban）的宗教黨執政。雖然巴基斯坦協助打擊它以前承認的塔利班政權，但是卻還是被質疑打擊不力，尤其因為巴基斯坦西部有許多普什圖人（Pushtun, Pathan），巴基斯坦政府被認為對普什圖人手下留情。結果，穆夏拉夫必須在美國、國內保守派和反對黨之間求生存。

當然在印度方面，也沒有在喀什米爾問題上軟化。九一一事件之後，印度立刻向美國提出願意協助反恐，對巴基斯坦的態度也更強硬。針對巴基斯坦在九一一事件後獲得的支持，印度的因應之道，首先是將喀什米爾問題解釋為地區性的恐怖主義，並將巴基斯坦和喀什米爾問題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向美國抱怨，想要激起國際反對巴基斯坦，^⑩藉此增加印度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國際同情。在印度內部，在恐怖攻擊之後，瓦帕依為了防範恐怖主義，限制一些基本的公民及政治權，受到人權團體及穆斯林的批評。印度教與伊斯蘭之間的宗教衝突也愈演愈烈，2002年2月，印度人民黨的友好組織，「世界印度協會」（Vishwa Hindu Parishad; World Hindu Council）教徒，在搭乘火車前往阿約提亞（Ayodhya）的清真寺遺址上所建印度教廟宇的途中，在印度人民黨的票倉古吉拉特（Gujarat）遭到炸彈攻擊，隨後造成印度教徒的報復以及與穆斯林間的流血衝突。^⑪升高的宗教對立，也使印度人民黨對巴基斯坦的立場較難以軟化。

2002年危機

因此，雖然穆夏拉夫同意打擊恐怖份子，但是其誠意受質疑，一般認為其目的是以得到美國支持為主，對於改善印巴之間的關係和解決喀什米爾問題沒有突破。印度人民黨對巴基斯坦的立場也沒有軟化。九一一事件對印巴間的和平在短期間並無助益。在2001年10月，喀什米爾衝突又起。穆夏拉夫想藉美國反恐的需要，給印度壓力以解決喀什米爾問題，呼籲瓦帕依恢復進行會談，卻被瓦帕依拒絕。2001年12月，印度國會遭到恐怖攻擊，印巴緊張情勢再度升高，兩國之間停止對話，印度發動「帕拉克拉姆行動」（Operation Parakram），在邊界集結百萬重兵，甚至可能動用核武，印巴的關係達到冰點。印度要求巴基斯坦關閉恐怖分子的訓練營，以及限制境內民兵潛入印控喀什米爾。巴基斯坦則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喀什米爾問題展開對話，並且希望美國的參與。^⑫2002年1月，穆夏拉夫表示要掃蕩境內激進組織，緊張情勢稍緩，但是在5月，在喀什米爾的軍事基地又發生恐怖攻擊，衝突再度升高。最後是在美國的強力穿梭下才撤軍。但是在9-10月喀什米爾的國會選舉中，仍舊是充斥著暴

註⑩ Aparna Pande, "South Asi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 Postures After 9/11," *Faultlines*, Vol. 15 (June, 2006), 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 <http://www.satp.org/satporgtp/publication/faultlines/volume15/Article4.htm>.

註⑪ "Scores Killed in India Train Attack," *BBC News* (February 27, 2002); "Hindu Hardliners Led Gujarat Attacks," *BBC News* (March 6, 2002).

註⑫ Anthony Spaeth, "Dangerous Ground," *Time* (July 15, 2002).

力。到 10 月，印外長費南德茲才宣布帕拉克拉姆行動終止。^⑩

九一一事件恐怖攻擊對印巴和平造成重大的影響，因巴基斯坦的實力增強，使得 2002 年一年，印巴在喀什米爾邊境進行軍事對峙，使印巴的和平進程中斷，喀什米爾問題也沒有任何突破。印度雖然想藉反恐之機，將巴基斯坦定位為恐怖主義國家，但是並未成功。但是美國因反恐的需要，力勸巴基斯坦和印度進行和談，不致引發戰爭。中國和俄羅斯雖然也想居中協調，但是並未得到印度的接受，印度顯然不願國際介入喀什米爾問題，同時也對中國的意圖十分存疑。但是隨著印度的經濟成長以及穆夏拉夫權力日趨穩固，瓦帕依和穆夏拉夫進行和談的意願升高。

在 2003 年，隨著穆夏拉夫的權力較為穩固，且瓦帕依致力發展印度經濟之際，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情勢稍見緩和。2003 年，瓦帕依的經濟改革見到成效，印度的年成長率超過 6% 至 7%。在 2003 年 4 月，瓦帕依在喀什米爾的演說中，向巴基斯坦伸出友誼之手，希望兩國能共同扭轉局勢，表示願和巴基斯坦恢復對話。^⑪ 巴基斯坦也有回應，由新任的總理賈邁利 (Zafarullah Khan Jamali) 致電瓦帕依，這是兩國在 2001 年底印度國會遭攻擊後，高峰之間的首次直接談話。這可能是印度發現錯估美國的態度，一心以為美國會支持印度反對巴基斯坦，但是事實上美國並沒有一面倒支持印度，而只是要兩邊進行對話，^⑫ 所以改變策略；也可能是瓦帕依對新上任的賈邁利寄予新希望。當然，這也可能只是又一次的互相試探。因為瓦帕依先前的談話讓人覺得印度的立場有所改變，不再堅持巴基斯坦要先停止援助喀什米爾的民兵，但隨後瓦帕依仍然堅持以結束喀什米爾恐怖活動為恢復對話的必要條件。而巴基斯坦則表示只要開始談判後，恐怖活動自然會結束。因為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將於隨後一週訪問兩國，^⑬ 所以印度也可能是向阿米塔吉表態，表示印度已經表達了善意，一切就看巴基斯坦了。當然對於瓦帕依，這種較為溫和的態度也可能是險招，但無論如何，他是先提出對話的提議。對於瓦帕依對巴基斯坦態度轉為溫和，同時恢復印巴之間的外交和航運，也有看法是認為瓦帕依是想在任內解決喀什米爾的問題。

2003 年底，印度和巴基斯坦達成在喀什米爾停火的協議，巴基斯坦提出了重大讓步，穆夏拉夫表示願意放棄巴基斯坦近半世紀的立場，不再堅持喀什米爾的前途由聯合國決議的公投來決定。^⑭ 隨後，穆夏拉夫和反對黨聯盟，也就是原教旨政黨聯盟，達成協議，同意在一年內讓出軍權，以便取得國會的多數，使憲法修正案能被通過，使穆夏拉夫的政變和命令合法化。不久後，穆夏拉夫遭到數次不成功的暗殺，使其也必須選擇要對激進團體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強調宗教上的容忍。這將使他更傾向美國，對於恐怖主義的打擊和印巴關係的緩和，都是有幫助的。穆夏拉夫在 2004 年 1 月取得選舉人團 (Electoral College) 的信任投票過半數的票數，視為當選總統，任期到

註⑩ Pande, "South Asi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 Postures After 9/11."

註⑪ *Ibid.*

註⑫ *Ibid.*

註⑬ Amy Waldman, "Phone Call by Pakistan Leader May Mark a Thaw, India Says,"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03), p. A3.

註⑭ "Pakistan May Relent on Kashmir Deman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03), p. A17.

2007年10月爲止。

2004年1月，在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召開的第十二屆南亞區域合作會議高峰會，瓦帕依同意出席高峰會，並與穆夏拉夫進行會談，這是繼2001年拉合爾之後，瓦帕依再度至巴基斯坦進行和平之旅。^⑩在此次會談中，雙方簽署聲明，同意於2月重新啓動全面對話（composite dialogue），討論各種議題，包括喀什米爾；巴基斯坦則同意遏止喀什米爾的民兵。因爲印度即將在4月舉行大選，所以印度人民黨強調和平。另一方面，穆夏拉夫比瓦帕依有更大的壓力要達成具體結果，也就是印巴之間的對話。因爲穆夏拉夫表示願意放棄喀什米爾的前途由聯合國決議的公投來決定之後，喀什米爾大感意外。所以，穆夏拉夫必須顯示其在喀什米爾的政策上沒有退縮，並向喀什米爾保證不會將之遺棄。^⑪雖然簽定了協議，但是進展不出拉合爾宣言的範圍。印度同意討論各種雙邊關係，包括喀什米爾。而隨後在1月底，印度也與喀什米爾的部分領袖會談，喀什米爾同意停止暴力，印度承諾重新審查在印度獄中的喀什米爾人犯，達成罕見的和平協議。^⑫但是未料，2004年5月，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意外落敗，年近80歲的瓦帕依下台，雖然印度人民黨受到都市中產階級的支持，但是鄉村中貧窮的農民與工人卻還未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成果，因此轉而支持中間偏左的國大黨。^⑬至此，印巴之間的和平進程，將由國大黨的態度而決定。

六、結 論

有學者認爲，1998年到2004年是印巴和平進程中一個「很長的暫停」。^⑭從前述的事件結果來看，兩國的關係的確是走走停停，但也不是一直陷在安全困境中。當印巴兩國都選擇平時，也會產生和平的結果。在拉合爾峰會後有短暫的和平，在2003年後也有和緩的跡象，雖然並沒有突破性的協議。除了美國的壓力之外，兩國決策者在權力較爲穩固、沒有壓力需要立即選擇衝突以爭取更多的支持時，較願意選擇和談。但是在印巴領袖權力皆不穩時，雖然雙方領導不乏和談的意願，衝突容易升高，這時就算是溫和的領導人，也無法避免要與對方進行衝突，如1998年的核武競賽和1999年的對峙。在1998年的核武競賽中，瓦帕依爲了穩固新政府和實現選舉承諾及維護印度人民黨的擁核和強硬路線，下令進行核試。夏立夫在軍方、反對黨、以民意都支持回擊的情況下，也不得不跟進。巴基斯坦不穩定的政局，尤其是不穩定的溫和

註⑩ 陳文賢，「印度與巴基斯坦和平談判的展望」，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通訊，第7卷第2期(2004年)，http://www.fics.org.tw/publications/monthly/paper.php?paper_id=151&vol_id=89。

註⑪ Amy Waldman, "India and Pakistan Work To Sustain Leaders' Dialogu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4), p. A3.

註⑫ David Rohde, "India and Kashmir Separatists Begin Talks on Ending Strif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4), p. A8.

註⑬ Soutik Biswaa, "How India's Elections Were Won and Lost," *BBC News* (May 13, 2004),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3711395.stm.

註⑭ Tellis, Fair, Medby, *Limited Crisis Under Nuclear Umbrella*.

文人政府，很容易選擇衝突的結果。反而在軍人執政時，較不易選擇衝突。巴基斯坦的民主制度並不穩定，對印巴和平有負面的影響。

至於國際的因素，對印巴和平進程，可說是雙面刃。在印巴的核武能力公開之後，美國和區域大國就更不能忽視印巴之間的關係，美國、中國，甚至俄羅斯的利益都將影響他們對於印巴關係的關切與立場。中國與印度、美國與中國之間，甚至美國與俄羅斯的競爭也將使印巴和平前景更為複雜。1998年的印巴核武競賽，在緩和緊張關係以及進行和談的過程中，尤其是來自美國方面的斡旋及壓力相當重要；1999年的卡吉爾衝突中，美國的壓力也是使巴基斯坦撤軍的主因。美國成為世界僅存的超級強國，對於南亞地區的衝突，尤其是核威脅，有重要的調停功能。但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為了反恐，美國和巴基斯坦改善關係，使得原本在印巴關係中弱勢的巴基斯坦覺得實力大增，而不願輕易與印度和談，在印屬喀什米爾和印度的恐怖攻擊甚至增加，尤其以2001年12月對印度國會的攻擊最嚴重，加上穆夏拉夫仍需穩固其權力地位，造成2002年印巴的緊張對峙。對於某些國家，印巴之間的和平，也許就不是那麼符合國家的利益。例如，中國的角色就比較曖昧。雖然中國和印度近來積極改善關係，雙方依然互不信任，印度甚至以中國威脅作為核試爆藉口，而中國繼續提供巴基斯坦武器。對於印巴的和平進程，雖然中國公開表示支持，卻是有可能因為援助巴基斯坦而造成間接的破壞。印度也較不願中國和俄羅斯插手喀什米爾問題。因此，國際的因素，對於緩和衝突有幫助，但是並不一定能預防衝突。隨著美、俄、中等大國在南亞利益的改變，是否會在印巴和平進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是值得持續觀察。但隨著印度繼續追求大國的地位，對於印巴之間的和平進程是有所助益。

* * *

(收件：96年3月30日，接受：96年7月3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dia-Pakistan Peace Process (1998-2004)

Chun-ju Che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Second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during 1998-2004 and study how decisions made by leaders of India and Pakistan und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had influenced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will not necessarily be trapped in the "security dilemma."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a large part depend on the decisions of major policymakers based on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power as well as foreign play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power bases of the major decision-makers were stable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was present, peace was more easily reached. Thus,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Pakistan was an obstacle to pea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after the nuclear tests by the two countries in 1998,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ajor states, such as Russia and China, became more important.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 to Pakistan in the wake of the 9-11 attack inadvertently caused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Atal Behari Vajpayee; India-Pakistan peace process; Kashmir; Newaz Sharif; nuclear arms race; Pervez Musharraf

參考文獻

-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
- 陳文賢，「印度與巴基斯坦和平談判的展望」，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通訊，第7卷第2期（2004年），http://www.fics.org.tw/publications/monthly/paper.php?paper_id=151&vol_id=89。
- 南威哲，「在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發表的演說」，<http://iaps.cass.cn/Bak/nyyj/9901-1.htm>。
- 「穆沙拉夫大爆料：美巴反恐聯盟是被逼出來的」，華盛頓觀察（2007年2月6日），<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printfriendly.cfm?storyid=1484&charid=2>。
- Ahmed, Samina, David Cortright, Amitabh Mattoo, "Public Op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 for South Asia," *Asian Survey*, Vol. 38, No. 8 (August, 1998), pp. 727~744.
- Ahmed, Samina,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urning Points and Nuclear Choi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178~204; 733.
- Ajello, Robin Paul and Ayaz Gul, "Here We Go Again," *Asiaweek*, Vol. 25, No. 42 (October 22, 1999) .
- Bajpai, Kanti,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talking points for the RIETI symposium,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02121801/pdf/Bajpai.pdf>.
- Baruah, Amit, "The Declaration and After," *Frontline*, Vol. 16, No. 6 (1999), <http://www.hinduonnet.com/fline/fl1606/16060240.htm>.
- Baruah, Amit, "A 'sell-out' and some hard sell," *Frontline*, Vol. 16, No. 15 (July 17-30, 1999), <http://www.hinduonnet.com/fline/fl1615/16150120.htm>.
- Bearak, Barry, "India Indicates It Will Develop Missiles and Atomic Weap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98), p. A11.
- Bearak, Barry, "Positive Report on Meeting From Pakistan's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00), p. 1.12.
- Bearak, Barry, "World Briefing: Asia: India: Pakistani Criticiz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01), p. A8.
- Biswaa, Soutik, "How India's Elections Were Won and Lost," *BBC News* (May 13, 2004),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3711395.stm.
- Burns, John, "Pakistan, Answering India, Carries Out Nuclear Tests; Clinton's Appeal Rejecte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98), p. A1.
- Cherian, John, "Face-off in Colombo," *Frontline*, Vol. 15, No. 17 (August 15-28, 1998) .
- Cherian, John, "Firming up a Friendship," *Frontline*, Vol. 18, No. 24 (November 24-December 7, 2001) .
- Chibber, M. L., "India-Pakistan Reconciliation: Th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Bajpai, Kanti P. and Stephen P. Cohen, eds., *South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Intention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
- Cohen, Stephen,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War in South Asia: An Unknowable Futur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 (Tokyo, Japan,

- May 2002) , <http://www.brookings.edu/dybdocroot/views/speeches/cohens20020501.pdf>.
- Cooper, Kenneth J., "Pakistan, India Talk on Nuclear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1998) , p. A15.
- Cooper, Kenneth J., "Pakistan, India Discuss Kashmir; Talks Are First on Disputed Himalayan Region in 35 Year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8, 1998) , p. A29.
- Crossette, Barbara, "Pakistani Leader Voices Little Hope for Indian Talk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00) , p. A13.
- Dittmer, Lowell, "South Asia's Security Dilemma," *Asian Survey*, Vol. 41. No. 6 (2001) , pp. 897~906.
- Dixit, J. N., "Knowing the General," India 1999 Symposium,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00/485/485%20dixit.htm>.
- Dugger, Celia, "World Briefing Asia: India: Another Summit With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1) , p. A7.
- "Excerpts From Sharif's State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98) , p. A32.
- Ganguly, Sumit,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The Prospects and Sources of New Del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 pp. 148~177.
- Ganguly, Sumit and Neil Devotta,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Indi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3) .
- "General Elections, 1999 (13th Lok Sabha)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http://www.eci.gov.in/index.asp>.
- Greenberger, Robert S., "Pakistan's Premier Says He Would Sign Nuclear Treaty, Under Some Condi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 1998) .
- Greenberger, Robert S. and Jonathan Karp, "India Joins Pakistan in Pledge to Adhere to 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5, 1998) .
- Guihong, Zhang, "US Security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January, 2003) , p. 12.
- Healy, Tim and Arjuna Ranawana, "A Failure at the Top," *Asiaweek* (August 14, 1998) , <http://premium.cnn.com/ASIANOW/asiaweek/98/0814/nat1.html>.
- "Hindu Hardliners Led Gujarat Attacks," *BBC News* (March 6, 2002) .
- Inderfurth, Karl, "South Asia: Challenges to US Polic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ttp://www.usunnewyork.usmission.gov/99ind33.htm>.
- "India had deployed Agni during Kargil," *Indian Express* (June 19, 2000) .
- "India's Letter To Clinton on the Nuclear Test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8) , p. A14.
- "Indians Swing Behind Tests," *BBC* (May 13, 1998) , http://news.bbc.co.uk/1/hi/special_report/1998/05/98/india_nuclear_testing/92972.stm.

- “India To Stress Positive in US; Kashmir Off Vajpayee Agend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00) , p. A15.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Pakistan’s Attack on Justice, 11th Edition,” p. 273, <http://www.icj.org/IMG/pdf/pakistan.pdf>.
- “I Was in Dark About Kargil Aggression: Sharif,” Rediff.Com (July 16, 2004) , <http://in.rediff.com/news/2004/jul/16nawaz.htm>
- Iqbal, Anwar, “Nawaz Was Not Aware of the Plan When He Met Vajpayee: Book on Kargil Operation,” *Dawn* (July 24, 2004) , <http://www.dawn.com/2004/07/24/top6.htm>.
- Jaffrelot, Christophe, ed., *A History of Pakistan and Its Origins* (Paris: Anthem Press, 2002) .
- Khan, Zillur 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Nucleariz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World Affairs* (June 22, 2003) , pp. 24~36.
- “Lahore Declaration,” http://www.indianembassy.org/South_Asia/Pakistan/lahoredeclaration.html.
- “Lahore Declaration No Good For Pakistan, Says Musharraf,” *The Times of India* (July 3, 2000) , <http://jammu-kashmir.com/archives/archives2000/Kashmir20000703a.html>.
- Lin, Jih-wen,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emaking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 & Studies*, Vol. 36, No. 6 (2000) , pp. 1~26.
- “Li Peng Interviewed by Chinese Journalists,” *People’s Daily* (April 19, 1999) ,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K8E37zN60pkJ:english.people.com.cn/english/199904/19/enc_990419001004_WorldNews.html+China,+India,+Pakistan,+Lahore&hl=zh-TW&ct=clnk&cd=1&gl=tw.
- Makeig, Douglas C., “War, No-War, and the India-Pakistan Negotiations Process,” *Pacific Affairs*, Vol. 60, No.2 (Summer, 1987) , pp. 271~294.
- Malik, Hafeez ed., *Dilemma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 Malik, Mohan,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Parameters* (Spring, 2003) , US War College.
- Mian, Zia and Justin Podur, “Peace in South Asia? Justin Podur Interviews Zia Mian,” ZNET (February 5, 2004) , <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ItemID-4938>.
- “Moscow Decla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November, 06 2001, Moscow, <http://www.mea.gov.in/event/2001/11/06event01.htm>.
- Musharraf, Pervez, *In the Line of Fire: A Memoi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inthelineoffire.co.nr)
- “Pak Army, ISI Ignore Lahore,” *Daily Excelsior* (April 23, 1999) , <http://jammu-kashmir.com/archives/archives1999/99april23.html>.
- “Pakistan Considers Response to Nuclear Tests,” *BBC* (May 12, 1998) , <http://news>.

- bbc.co.uk/1/hi/world/s_w_asia/91261.stm.
- “Pakistan Economy Faces Fallout of Bomb Test--Nuclear Move Prompts US To Punish Islamabad; World Bank Aid at Stak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9, 1998) , p. 1.
- “Pakistan May Relent on Kashmir Deman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03) , p. A17.
- “Pakistan Nuclear Weapons--A Chronology,”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t <http://www.fas.org/nuke/guide/pakistan/nuke/chron.htm>.
- “Pakistan Seeks China’s Support in the Indo-Pakistan Conflict,” *Kanwa News* (January 10, 2002) , <http://www.kanwa.com/free/2002/01/e0114b.htm>.
- Pande, Aparna, “South Asi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 Postures After 9/11,” *Faultlines*, Vol. 15 (June, 2006) , 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 <http://www.satp.org/satporgrp/publication/faultlines/volume15/Article4.htm>.
- Parikh, Manju, “India-Pakistan Rapprochement: A Cautious Optimism?” *Logos*, Issue 4 (2005) .
- Parrish, Scott, “Russian Reaction to the Pakistani Nuclear Tests of 28 May 1998,”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ay 28, 1998, <http://cns.miis.edu/research/india/russiapk.htm>.
- Perlez, Jane, “Clinton Entreats Pakistan To Tread lightly in Kashmir,”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00) , p. 1.1.
- Purdum, Todd, “Kashmir Dispute Forces Powell To Weigh Claims by 2 Allie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2) , p. A3.
-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 pp. 428~460.
- Qadir, Shaukat, “An Analysis of the Kargil Conflict 1999,”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onflict, <http://www.ccc.nps.navy.mil/research/Kargil/JA00199.pdf>.
- Ramachandra, G. P.,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K. Raman Pillai, ed.,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London, U.K.: Sangam, 1997) .
- Ramana, M. V. and A. H. Nayyar, “India, Pakistan and the Bomb,” *Scientific America Magazine* (December, 2001) , <http://www.sciam.com/article.cfm?articleID=00087D79-AA4B-1C6E-84A9809EC588EF21>.
- “Rao Cool To Nuclear Talks With Pakistan,” *The Hindu* (July 14, 1991) , p. 1.
- “Reaction Tuesday to India’s Nuclear Tests,” *Associate Press* (May 13, 1998) .
- Reddy, B. Muralidhar, “Over 4,000 Soldiers Killed in Kargil: Sharif,” *The Hindu* (August 17, 2003) .
- Rizvi, Hassan-Askari, “Pakistan in 1998,” *Asian Survey*, Vol. 39, No. 1 (Jan.-Feb., 1999) , pp. 177~184.
- Rohde, David, “Musharraf Redraws Constitution, Blocking Promise of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2) , p. A1.

- Rohde, David, "India and Kashmir Separatists Begin Talks on Ending Strif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4) , p. A8.
- Rutland, Peter, "A Turning Point in US-Russia Relations," *Moscow Times* (October 15, 2001) , p. 10.
- Sabur, Abdus, "The Kargil Crisis: An Overview," Banglad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3EpV3uyaoDUJ:arts.monash.edu/mai/savirtualforum/PaperSabur1.htm+Abdus+Sabur&hl=zh-TW&ct=clnk&cd=3&gl=tw>.
- "Scores Killed in India Train Attack," *BBC News* (February 27, 2002) .
- Shanker, Thom, "Rumsfeld, in India, Offers Linked Ideas but No Peace Plan," *New York Times* (June 12, 2002) , p. A3.
- Sibley, George N., "The Indian Nuclear Test: A Case Study in Political Hindsight Bias," WWS Case Study 3/02, <http://www.wws.princeton.edu/cases/papers/nucleartest.html>.
- "Simla Agreement," <http://www.indianembassy.org/policy/Kashmir/shimla.htm>.
- Singh, Ajay, "The Ice Has Broken," *Asiaweek* (March 5, 1999) , <http://www.pathfinder.com/asiaweek/99/0305/nat1.html>.
- Singh, Sangat,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
- Sirohi, Seema, "US lessons on India and Pakistan,"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7, 2004) , 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FG27Df04.html.
- "South Asian Nuclear Diplomacy," *Disarmament Diplomacy*, Issues No. 35 (March, 1999) , <http://www.acronym.org.uk/dd/dd35/35sasia.htm>.
- Spaeth, Anthony, "Dangerous Ground," *Time* (July 15, 2002) .
- Tellis, Ashley J., C. Christine Fair, Jamison Jo Medby, *Limited Crisis Under Nuclear Umbrella: Indian and Pakistani Lessons from the Kargil Crisi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Monograph Report, 2001) ,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50/
- The Acronym Institute, "P-5 Statement, 4 June," *Disarmament Diplomacy*, No. 26 (May 1998) .
-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t http://first.sipri.org/non_first/milex.php.
- US State Department, "Background Notes: Pakistan," (October, 2006) <http://www.state.gov/r/pa/ei/bgn/3453.htm>.
- "U.S. Concludes Pakistan-Backed Group Played Role in Hijacking," Indian Embassy, http://www.indianembassy.org/US_Media/2000/us_conclusion_pak_jan_25_2000.htm.
- Waldman, Amy, "Phone Call by Pakistan Leader May Mark a Thaw, India Says,"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03) , p. A3.
- Waldman, Amy, "India and Pakistan Work To Sustain Leaders' Dialogu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4) , p. A3.
- Wines, Michael, "Pakistan Stages Missile Test, First Since War Scare in Ma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02) , p. A4.

Wines, Michael, "India Rejects Putin's Effort on Kashmir,"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2) , p. A16.

"Vajpayee: Keep Your Promis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03) , p. B01, http://www.indianembassy.org/new/2002/jk_02/washingtonpost_com%20Vajpayee%20Keep%20Your%20Promise.htm.

Wirsing, Robert,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Yadav, Yogendra and Oliver Heath, "A Split Verdict in Haryana," *Frontline*, Vol. 17, No. 7 (April 1-14, 2000) , <http://www.hindu.com/fline/fl1707/17070490.htm>.

Yuan, Jing-dong, "India's Rise After Pokhran II: Chinese Analyses and Assessments," *Asian Survey*, Vol. 41, No. 6 (2001) , pp. 978~1001.